



【美】谭中 著

简明中国文明史

China: A 5,000-Year
Odyssey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美】谭中 著

简明中国文明史

China: A 5,000-Year
Odyssey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明中国文明史 / (美) 谭中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 2017.10

ISBN 978-7-5104-6361-7

I . ①简… II . ①谭… III . ①文化史—中国 IV .
①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2099 号

简明中国文明史

作 者 : 【美】谭中

责任编辑 : 李晨曦

责任校对 : 宣 慧

责任印制 : 王宝根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 (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 nwpcd@sina.com

印 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mm*1230mm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张 : 20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04-6361-7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序 言

警惕“中国中心论” 重读中国文明史

过去十多年，我曾在近50个国家访学或调研，每每与当地学者、媒体、官员或青年人交流，几句话后常会陷入某种相似的尴尬：我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重新向对方介绍中国，比如，中国是全球民族最复杂、各地文化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五千年来中国文明在本土从未中断，人口总数相当于西方30多个国家总和的两倍，中国是过去30年从未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和平大国，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难完全消除对方对中国发展的不解、困惑、误会乃至恐慌！

类似的尴尬实际上折射了长期以来全球知识界、舆论界、政策界没有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残酷现实。非但如此，在一些国家，“中国威胁论”还此起彼伏、甚嚣尘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谭中先生在《简明中国文明史》的导论中即指出的，“在国际上只有外国人在讲中国的故事”，造成了中国形象经常被歪曲。

从188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所著的《中央的王国》一书开始,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都被西方学术界“中国=中央王国”的民族主义帝国式的深层叙事逻辑垄断。这种潜在逻辑的阐述在20世纪中叶被视为西方头号“中国通”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论述中得以强化。他在代表作《中国:传统与变迁》第一章就写道:“他们自称‘中国’,意即‘中央国家’,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谓‘天下’,不过是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罢了。”在谭中先生看来,费正清的“中国中心论”是当今国外害怕中国崛起的主要理论根源。而写“一本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好书”,正是谭中先生的宏愿。

这也是我翻看导论后立刻答应为该书写一篇长书评,并愿意尽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荐此书的初衷。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谭中先生的信任,让我有幸提前拜读书稿。2017年春节,在他人过年的爆竹喧闹声中,我躲在东南亚某个小岛上静静地精读完谭中先生的大作,坚定了我先前做决定的正确性。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一部重新评述中国文明史的传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之后能影响全球中国观的代表作。

该书的经典之处不只是源于谭中先生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理想,更在于谭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力,以及传承于其父谭云山先生致力于推进中印友好、重塑东方文明的家学渊源。诚如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中印当代文化交流史是绕不开谭云山、谭中两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现在我敢说,未来中国文明史的学术文献或许也绕不开这本《简明中国文明史》。

该书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以一种久违的中国情怀告诉世人,中国故事要从中国历史的起源重新开始讲述。如果连“中国是怎么来的”的基本认识都错了,那么就会一错百错,最后掉到西方话语的陷阱里。

在世界上，大量对中国的讲述，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大学课堂，都是从China的中文含义“中国”，即等于“中央王国”或“中央帝国”甚至“世界中心”开始的。这不只是对“中国”两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更是1644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对东方文明史的话语误导。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二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若从“中国”一词的溯源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国”，即“京师”之意，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原来的京师丰镐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学者都曾考据过“中国”一词的来历，即“中国”的自称，是地理认识未达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100多年前，康有为曾解释道：“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章太炎则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称“中国”的还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阳。有类似这样的方位中心意识的还有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古雅典人。

中国人对“中国”地理方位的认知理解与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著作对“中央王国”的认定是迥异的。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人认定为民族国家世界里的种族中心论者，认定中国骨子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一旦产生了对“中央王国”先入为主的中国观，在即便最平和的叙事中也会将中国往“种族主义优越感十足的国家”方向去引。比如，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个中华帝国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拥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按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导到“中华帝国主义”的威胁感中！

谭中先生看透了 this 叙事陷阱。《简明中国文明史》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他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认定中择出来的努

力。谭中先生认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中国则是一个例外，是基于地理共同体之上孕育出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考古的诸多遗址看，“喜马拉雅圈”是中国文明诞生的摇篮。长江、黄河两大文明河划出了中国的“地理共同体”。基于共同的经济生活与“天下为公”式的共同文化，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呈现出了“文明共同体”的形态，而随着政体的统一，中国版的“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并升级。

谭中先生认为，从尧舜禹的禅让开始，中国就不是“民族国家”那般的历史起源。秦国统一中国，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异。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1.0”，而隋唐宋时期打造出“命运共同体2.0”版，元朝改造了中国命运体，而明清时期使中国“文明道路”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轨迹出现了交叉运行。1901年的《辛丑条约》则标志着中国“文明型发展道路”走到了尽头。不过，经过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曲折，中国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呼吁要在全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所有的邻国和中国携手走“文明道路”，把中国周边的“民族国”沙漠变成“文明国”绿洲。

在谭中先生看来，民族国家是战争与动荡的根源。他时不时都将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行交叉比较论述。比如，秦汉隋唐宋民族之间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着罗马帝国下的民族大迁徙。斯拉夫族、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及其他民族大量进入欧洲，使得罗马帝国崩溃，接着欧洲大陆千百年民族国家化的进程使欧洲大陆变成了“战争大陆”。

针对未来，谭中先生预测，“民族国家”的世界情况不妙，强权更替，美国衰败。虽有鼎盛时期的狂欢，却时常有动荡的痛苦。相比之下，基于文明轨迹之上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民族国家发展的替代道路。先试点建立“上合命运共同体”“中印命运共同体”“中

国—南亚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在21~22世纪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样，地球无疑于重获新生。

说实在的，作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作者与编辑除外），我担心，这样的“叙事革命”会被人视为是某种“学术探险”。毕竟，在当下中国的学术氛围里，段段有引注，句句有出处，才是所谓“最规范”的研究方式。但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所说的，“先前被认定的思想解放，到今天往往被视为对历史、社会研究的核心障碍”。过于学术规范的叙述，反而形成了当下对中国故事讲述的表达困难，对于读者而言，也是一种知识的折磨。

在阅读中，我时常感受到谭中先生对中国史评述的文字激荡情怀，以及带来的心灵愉悦与思想震撼。他是位以一位穿梭在中国、印度、美国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国之间的长者，在评述与比较着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得失，以及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借鉴。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该书都不只是探险，而是久违的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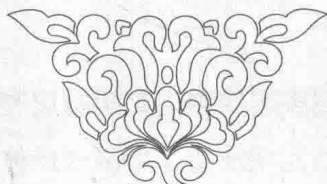
它是对长期垄断着中国历史叙述的“民族国家论”的重大批判，是从源头上消除“中国中心论”带来的“中国威胁论”的艰难探索，是对当下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溯源式阐述。

尼采曾说，历史并非已然消逝了的东西，它具有一跃而成为现实的无限潜能还有塑造未来的无穷潜力。谭中先生的这本新著就具有这个功能。它让尼采之言成真。

是不为书序，而为一位晚辈读者的学习感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王 文



简明中国文明史

China: A 5,000-Year Odyssey

目 录

序 言	警惕“中国中心论” 重读中国文明史	1
导 论		1
第一章	从“地理共同体”走向“政治共同体”	13
	一、中国文明诞生于“喜马拉雅圈”摇篮	13
	二、“地理共同体”孕育出中国“文明共同体”	21
	三、中国文明圈早期的百花齐放	25
	四、中国早期文明的政治发展	32
第二章	秦汉时期：第一版大一统中国命运共同体	55
	一、秦朝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56
	二、汉朝坚定走上“文明道路”	66
	三、秦汉时期打造的中国“命运共同体”第一版	83
	四、外来民族加入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整合过程	91
第三章	隋唐宋：新版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歌舞升平与悲惨结束	99
	一、隋朝重新统一中国	101
	二、唐朝——中国历史黄金时期	104
	三、宋朝：歌舞升平、乐极生悲	135

第四章 元明清时代：民族国使中国文明发展改道	155
一、蒙古建立的元朝改造了中国命运体	158
二、明朝返回“地理共同体”内的“命运共同体”	170
三、中国文明在清朝统治下的新发展	185
四、海洋对中国文明的严峻挑战	193
第五章 从醒狮到世界大家庭一员	213
一、觉醒的“睡狮”	21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归文明大道	238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249
四、中国发展前景	269
结 论	287
附录一 作者有关中国文明论述书目选录	295
附录二 其他学者关于中国文明著述选录	300
后 记	305

导 论

亲爱的读者，感谢你打开这本书。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在中国度过，接受了中国文明智慧的熏陶。后来又在印度教学45年，把我所继承的一份中国文明遗产传授给印度青年朋友，并把它运用到增进中印文化交流上。退休后到了美国，继续探寻中国文明发展的来龙去脉。数十年在各国生活的经历以及和中外专家直接与间接的对话中，我看到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因此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让我先把写书的目的向读者们汇报一下。

自美国传教士、外交家兼学者卫三畏(1812—1884)于1883年写出《中央的王国：调查中国帝国与人民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与历史》(*The Middle Kingdom :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这本名著以来，西方世界已经出了不少有质量、有分量、有影响的从整体介绍中国的英文书，其中除了已故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CT Hu, 1920—2014)教授的英文书《中国：它的人民、它的社会、它的文化》(*China: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我没包括林语堂那本《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对最近20年年轻

中国学者的外文著述可能缺乏了解]，都是外国朋友写的。胡昌度的书知名度不高，在世界学术界几乎没有影响。这样看来，在国际上只有外国人在讲中国的故事，外国人读不懂中国，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经常受到歪曲是不奇怪的。

2015年11月22日，上海报刊报道了我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开幕式上讲的几句话：

……在座的学者都对对中国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我今天上台是代表大家来领奖的。在海外参与中国学的研究我有一种感觉，如在美国，研究俄国的主要看俄国人写的书，研究法国的主要看法国人写的书，研究印度的主要看印度人写的书，但奇怪的是，研究中国的竟然不看中国人写的书，却去看美国人写的书。比方说，看美国已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书，他的著作是全世界有名的。如果他今天还在世的话，我想这个论坛一定会给他一个杰出贡献奖。

可是，因为没有中国学者是中国学的权威，广大的外国学生看不到中国学者的理论，所以国际上对中国存在误解。例如，现在有很多评论，中国是不是和平崛起？很多人就引了费正清的话。费正清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介绍中国的世界秩序，就是中国中心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有很多对中国的误解，中国的形象受到歪曲。不能怪费正清，只能怪在某些方面我们没有做好，我们中国的学者不能很好地用英文跟其他外国语言，写出像费正清那样受全世界欢迎的关于中国的书。中国人能够出色地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北京APEC峰会，2016年9月中国还要在杭州举办G20峰会。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中国的学者用英文或者其他外国语言写出能够受全世界欢迎的关于中国的书，那才是对中国学真正的贡献。^①

^①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3日第1版。

由于只给三分钟时间，我不能念预先准备的八分钟讲稿，于是即兴说了几句。上面的报道应该是准确的，但不完全是我心里想说的意思。我一直认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的“中国中心论”(Sinocentrism)是当今国外害怕中国崛起的主要理论根源。对于这一点，中国学术界可能有人看不清楚。更有甚者，中国国内舆论(包括许多权威性理论)都好像在帮费正清的“中国中心论”提供旁证，使人感到崛起以后的中国又会是像美国那样的世界霸权，甚至会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和美国是不可能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的邻国是会感到中国发展对它们的安全形成“威胁”的，中国在上世界上只能受人“敬畏”而不受人“敬爱”。因此，应该多出些驳斥“中国中心论”的书，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让外国朋友消除对中国崛起的害怕。

我认为中国出版界罕见能够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好书。有些书夸耀的成分太多，并且带着井蛙“坐井观天曰天小者”的思维，另一些书聚焦于国际舆论的主要关注而从中国的角度与外国舆论对话，变成论坛答辩，说服力大打折扣。再有，中国学者常常感觉外国朋友没有读懂中国，中国学者自己就读懂它了吗？这是一个大问号！因此，我们要写的关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书不但要让外国朋友读，也要面对中国的广大读者(包括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内)。中国知识精英先要读懂中国文明，才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亲爱的读者，我说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指的是要使人看到庐山的真面貌，不是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更不是把坏的也说成好的。

费正清“中国中心论”的主要论点可以用另外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概括：

“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把自己摆在中心地位的人种。把自己的国土看成宇宙的中心——中央之国(Middle Kingdom)。他们把所有不同

文化看成卑下的标志。很明显，凡是非中国人都是蛮夷。欧美的人不同于亚洲内部的部落主要在于他们是从东边的海上来的，不是来自北部草原。中国人习惯于蛮夷向中国要求文明恩赐，乐于慷慨接待——只要外来者表现出恰当的驯服。”^①

这段话是我摘引并翻译了美国马里兰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兼中美关系专家孔华润(Warren I. Cohen)的名著《美国对中国的回应：中美关系历史阐述》(*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71年初版，现在出到第五版了)。孔华润在这段话里提到“来自北部草原的亚洲内部的部落向中国要求文明恩赐”，说得多么轻松呀！他完全忘记了两千多年来从匈奴频繁侵犯中原到元朝与清朝统治中国，以及千万人丧生与亿万财产被掠夺的惨痛经历。中国人的“乐于慷慨接待”不但在于对这种野蛮行径的容忍，而且在于他们完全原谅了“从东边的海上来的”欧美人士在现代带给中国的苦痛。然而，在指出孔华润对中国文明的遭遇不够“将心比心”(empathetic)以外，我们平心静气来看，他这段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并不失真，反映出19世纪清朝统治者与西方使者打交道时的傲慢态度。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驳斥“中国中心论”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华润及许多西方学者思维的出发点。原文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ethnocentric/有种族中心倾向”的。他说的这种倾向在“民族国”世界常见，欧洲几百年来都有，美国现代也有。在“民族国”世界的“种族中心倾向”中，把别的国家当作“蛮夷”也是家常便饭。孔华润的原文中用了“barbarian/蛮夷”的字眼，这是罗马帝国时对“外国人”的称呼。其实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称外国人“胡”或“夷”，并不像罗马人说的barbarian那样带侮辱性。唐宋政府盛情

^① 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回应：中美关系历史阐述》，1971年纽约出版，2-3页。参见谭中《海神与龙》(*Triton and Dragon: Studies o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nd Imperialism*)，1986年，德里：智慧出版社(Gisn Publishing House)，337-338页。

招待外国人的宾馆叫作“夷馆”，清朝两广总督琦善（1786—1854）于1843年访问香港，香港的英国总督设宴招待，他后来向皇帝报告自己吃了“夷宴”，他怎么会用“夷”来侮辱自己呢？！这就说明外国人读不懂中国历史。中国从来不是什么“民族”，因此中国人根本不会有“ethnocentric/种族中心倾向”（说中国人有“civilizational-centric/文明中心倾向”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有“ethnocentric/种族中心倾向”的“民族国”是不安分的，它们动不动使用武力去征服、主宰或影响“barbarian/蛮夷”，但是中国从来不这样做。这一点，许多外国专家都看得清楚，只不过很少人会用这一点来帮助中国洗掉“中国中心论”的臭名而已。

在今天互联互通的世界，如果仍然有人相信“中国中心论”，他们就不会信任中国，对中国人甚至中国货物的到来都会神经过敏，害怕有损他们的利益与安全。我所熟悉的印度与美国都存在这种情绪。“中国中心论”是一种把中国“中心化”、别国“边缘化”的逻辑，使得“中国”名号得了放射性，别国不敢碰。这对当今中国的国际交往是很不利的。正是因为“中国中心论”作祟，某些已经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忽然取消。由于“中国中心论”作祟，别的国家对吸引外资与考虑外国公司投标时，不纯粹从经济效益出发，而是对中国政府与私人公司多加一番莫须有的政治疑虑。世界上许多大公司都和本国政府有密切联系而到处受到欢迎，唯有中国的华为公司例外。这并不是因为华为公司真有什么“军队背景”，而是“中国中心论”从中搅局。总之，目前的形势是中国天真地接受“民族国”的全球化而无所保留，可是这“民族国”世界上却有许多人对中国有所保留，完全因为中国背上了“中国中心论”的包袱。

我要写这本书，把中国文明五千年来超越“民族国”发展的“文明道路”展示出来，我认为这是头等重要的。翻开世界历史，人类从一开始至今到处都是按照“民族国”的旋律发展的。在远古时期，那

些欣欣向荣的民族好比搭台唱戏，唱得越好听众越多，地盘越大，发展成强大的“民族国”。它们十个有九个是侵略成性、爱动干戈、向外扩张、压迫邻国的。它们之间战争不断，胜者发展成帝国，最后毁灭。

“民族国”概念是1648年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产物，想通过“外交”(公开友善宴请、碰杯、伴舞，私下窃取情报、收买奸细、搞颠覆活动)把臭名昭著的“战争大陆”欧洲变成笑里藏刀的“和平”世界。开明进步的国际专家称这种国际秩序为“威斯特伐利亚统治/*Westphalian Regime*”。当今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发展走的都是欧洲遗传的“民族国”道路。

“民族国”道路的基本特点是鼓励个人英雄主义，文化从属于市场规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国民经济蛋糕越大贫富悬殊就越严重；对外耀武扬威，横向发展，争夺领土，视别国(特别是邻国)为竞争对手与潜在敌人。

“民族国”大国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演奏“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大英帝国曾经有过“日不落”(星条旗在地球上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一刻不飘扬在白日阳光下)的辉煌鼎盛，如今隐居三岛。独立初怕设总统的“自由”美国继承大英衣钵不可一世，如今太阳开始西斜，进入弧形轨道后半段。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脱壳而生的苏联也走上“民族国”道路，结果黄粱一梦。一百多年前如日初升的黄皮白心“民族国”日本曾经令中国仁人志士(包括孙中山、鲁迅在内)尽折腰，把东亚变成焦土后剖腹自杀，如今又有卷土重来的野心，令人不寒而栗。走“民族国”道路崛起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同意吗？

前面谈到人类从一开始至今几十万年来到处都按照“民族国”的旋律发展，中国却是例外。

人类文明首先在河流旁边兴起。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尼罗河，发源于非洲中南部，向北流入地中海。由于上游水量充足，下游经常泛

滥，使得两岸土地肥沃，埃及文明应运而生，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小麦农业，又从亚洲引进水牛。其文字、建筑、雕塑都比中国早得多，是人类文明在地球上最早的一颗明星。古希腊人垂涎埃及繁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形容埃及是“尼罗河赠送的礼物”。可惜后来埃及屡屡遭受欧洲民族国征服，以后就一蹶不振了。

世界上五条最长的大河，除了排名第一的非洲尼罗河，美洲的亚马孙河与密西西比河分别排名第二与第四，中国的长江与黄河分别排名第三与第五。中国文明是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与第五大河黄河赠送的礼物，发展出世界最早的稻米农业，五千年越来越发展兴盛。现在中国和埃及在世界的地位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两种不同的发展结果，就是因为埃及是“民族国”世界的弱者，中国却从古到今超越了“民族国”的发展旋律而走“文明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长江与黄河的特殊性有关。

地球上十条大河都有许多支流，每条河都像一棵棵独立的大树，独有长江与黄河例外。长江与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同一地带，在地球上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圈以后又形成一个花环。这个花环成为一个“地理共同体”（这是尼罗河与其他世界大河所没有的现象）。中国先有了这样一个“地理共同体”，然后人们在这个“地理共同体”内创造出一个“文明共同体”来。这就是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不走“民族国”道路而走“文明道路”的主要原因。中国发展“文明共同体”经过两千年以后就更进一步成为大一统的“命运共同体”，完全与“民族国”分道扬镳。这个中国本土创立的大一统的“命运共同体”内完全没有“民族”的标志、分歧、压迫与矛盾，一直到宋朝为止。

宋朝的灭亡象征着中国本土创立的大一统的“命运共同体”告一段落。与宋朝同时存在的辽、金，以及宋朝以后的元、清四朝引进了“民族”的标志、分歧、压迫与矛盾，中国虽然仍旧继续走“文明道